

古文真寶諺解大成

卷之十四
傳類





古文眞寶諺解大成卷之十四



傳類

韻會傳又在戀切。史氏紀載事迹以傳于世。亦曰傳諸史列傳是也。古へニ事ヲ記スニハ年月ヲ編リ。春秋魯史ノ体是ヲ古史ト號ス。前漢ノ司馬遷初メテ史記ヲ作テ本紀列傳ヲ分タリ。帝王ヲハ本紀トシ。臣下ヲハ列傳トス。是ヲ正史ト云。其後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北史唐書以下皆史記ノ体ヲ學ベリ。是ニ因テ人人ノ事ヲ記スヲ傳ト云也。是又文ノ一ト成レリ。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門裁五柳因
自著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淵明が事ハ上ニ見ヘタリ。淵明が門前ニ五柳樹アル故ニ自ラ五柳先生ト號ス。而ノ自ラ其傳ヲ書也。凡ソ傳ヲ書ニハ他人カラ書事ナルニ淵明初メテ自ラ書也。是モ司馬遷が自叙傳班固が叙傳ノ例トモ云ベ

キニヤ。其後唐ノ白樂天。自ラ醉吟先生ト號シテ自ラ其傳ヲ書リ。是モ五柳先生ガ傳ヲ慕フテ書リト舊唐書樂天ガ傳ニ見ヘタリ。淵明集第五証藝苑雌黃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予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爲彭沢令。去家百里。則彭沢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南郭新書云。晉書陶淵明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卽非彭沢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若溪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沢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蕪子由詩。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柳正搖春。皆誤用也。○萬里居士曰。此篇二段。自首至去留第一段。自環堵至終第二段。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

以爲號焉

萬里曰。先生陶自云也。淵明公潯陽柴桑里ノ人也。方輿勝覽二十一。江州部柴桑山。在德化縣西南九十里。近栗里源。此傳詞ヲ設ケテ云ニ因テ。何レノ所ノ人ナル事ヲ不知ト書也。其姓ハ陶名ハ潜一ツノ名ハ淵明。字ハ元亮。此ニ姓字ヲ詳ニセズト云事モ假設ト云也。後漢書逸民傳ニ野王一老者不知何許人也。ト云文法也。其宅邊ニ柳五本アリ。因テ五柳先生ト名付ク。淵明ガ柴桑ノ宅ニ五柳アリ。彭沢ニハ五柳ナシ。淵明彭沢縣ノ令ト成ニ依テ。縣令ノ事ニ五柳ヲ用ルハ誤也ト云リ。

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

欣然忘食

先生人トナリ。閒カニシテ言少ナシ。世間ノ榮華利達ヲ慕ハス。常ニ好ニテ書ヲ讀メ共。其ムツカシキ處ニ至テ

ハ強クニ浚ク解ホドカニ事ヲ不_レ求スラクト_レ通リ過_レ或
ハ義理ノ心ニ合フ事アレバ毎々面白ク喜ヒテ食事
ヲモ忘ル許リ也。圃韻會安也。又安之也。マスラカナ
ルヲ云解解韻說文判也。廣韻講也。說也。又禮記經
解註解者分析之名會說
文合也。因說文笑喜也。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
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_レ去_レ情去

留

先生天性酒ヲ好ム家貧シケレバ常々酒ヲ得ル事能ハ
ズ親戚舊友其事ヲ知テ酒ヲ調テ先生ヲ招キ呼コ
トアリ。先生即チ往テ飲テ必ス醉ヲ以テ期トス。既ニ
醉テハ即チ退出ス。必スレモ飯シト云心モナク亦必シ
モ留ラント云心モナシ。只興ニ乘スル迄也。嗜說文嗜
欲喜之也。スキコノム義也。親親族也。舊舊故友達ヲ

云造詣也。其所ニ至ル也。期限也。既醉毛詩大雅既
醉篇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因注與各同。說文各
恨惜也。又恪鄙也。慳也。增韻俗作松通。作各論語
出納之吝。註查於出納也。ヤフサカ共ラレム共讀レ
ハクヲレム義。其中ニムサボル意アリ。羅山曰。吝惜セサル
ヲヤフサカラスト云也。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禮記儒行篇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疏曰。環
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一堵。說文堵垣也。五版爲
一堵。徐曰。一版五尺也。註。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疏
云。版廣二尺。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後漢樊英傳。
列環堵之中。註。面一堵也。羅山曰。環堵。方丈ノ事
也。先生居レル所環堵ノ中蕭然トサビシクシテ。バラナ
ル家ナレバ風ヲモ日ヲモ掩ハサル也。史記司馬相如ガ
居。徒ニ四壁立トアル類也。圃韻會。一日粗。衣徐曰。粗。
猶麤也。鄭康成曰。毛布也。正義曰。今夷狄作褐。皆
織毛爲之。賤者所服。左傳。余與褐之父。親之。杜註。

褐寒賤之人也。孟子云：衣褐。註以毳織之。其衣今馬衣。前張良傳：老父衣褐。師古曰：褐制若裘。今漢士所服。羅山曰：先生著物短。短者褐。褐者衣之粗也。或ハ毛ヲ以テ織トモ云リ。穿結ウゲ破レテツヅリ結ベル義也。ツヅレヲ百結トモ云リ。董先生百結衣。子夏之懸也。鶉衣ノ類是也。唐書：杜甫傳：衣不盡體。常寄食于人。ト云リ。其醉時歌：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糝如絲。云云。簞瓢論語。雍也篇。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云云。簞ハ食物ヲ入ル器。瓢ハヒサコ。飲物ヲ入ル器也。屢空。先進篇。子曰：回也。其庶乎。屨空。屨ハ頻數。シキリナル義。サイク。貧シク乏シフ。レテ何モ無ラ云。屨如也。白孔六帖云：揚雄家產。不過十金。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羅山曰：晏如ハヤスラカニシテ。何共思ハヌ体也。居所不食如此。貧シケレ共。先生晏如トシテ。樂ミ居ル也。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先生平生文章ヲ作テ。自ラ樂テ心ヲ慰ム。今世ニ行ハル。淵明集十卷アリ。詩モ文モ載タリ。詩作り文作テ。其志趣ヲ示シ。人間ノ得失ニ心ヲ不係。頗ル樂ヲ以テ。自ラ其身ヲ終フ。陶韻會差多。曰：頗多。良久。曰：頗久。多有。曰：頗有。懷其心ノ中ニ所思也。得失富貴ヲ得ルト失フト也。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

此傳ノ贊也。史記ニハ諸ノ傳ノ後。太史公曰トアリ。是贊也。漢書ニハ。傳ノ後。贊曰トアリ。今此傳モ漢書ノ体ヲ學ベリ。後漢書ニハ。論曰。贊曰トアリ。是亦傳贊ノ書様ニ不同アル也。但シ晉書ノ本傳ニハ。此贊ヲ不載。註ニ贊ハ史ノ評也トアリ。黔婁。劉向列女傳曰：魯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哭之畢。曰：何以爲謚。其妻曰：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欣欣於富貴。不可得也。

求義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戚戚說文戚憂也通作戚論語小人長戚戚子於我心去戚戚為憂ル義也汲汲增韻不休息貌又勤急貌欲スル意也黔婁姓八庚魯國ノ賢人也其二云様公貧賤ニモ戚戚タラス富貴ニモ汲汲タラス列女傳ニ公黔婁カ言ニ非ズ其妻ノ言也ト記セリ今此言ヲ極メテ思フニ五柳先生公黔婁カ輩カト也若人ノ一二字論語公治長篇ニ見ヘタリカクノゴトキ人ト讀リ

酹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二氏皆太古之時也

酹說文酒樂也徐曰飲洽也又熟也羅山曰酹飲ハ酒タケナハナル益也酒ヲ飲詩ヲ作テ其志ヲ樂ム先生今ノ世ニ生ルト云共上古ノ時ノ人カト云ヘリ無懷葛天ノ上古ノ王號也綱鑑一云無懷氏其治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刑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

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民又葛天氏其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湯湯乎無能名之俗以熙熙其作樂也二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艸木四曰奮五穀五日謹天帝六曰達帝七日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是謂廣樂淵明此三テハ無懷葛天ノ時ノ民カト云リ又夏月北窓ノ下ニ卧テ風ニ涼シク吹レテ大キニ樂ニ羲皇上世ノ人也トモ云リ

種樹郭橐駝傳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

柳子厚

此篇柳文第十七載郭橐駝ト云者能木ヲ植ル故ニ種樹郭橐駝ト云迂齋ガ題註ノ意ハ凡ソ事ヲ爲ルニ無心ニシテスレバ無勞シテ好成者也強チニ有心ニシテスレバ力ヲ費シテ苦勞ス工ニ見事ナラントスレバ卻テ拙ク醜シ無心ト有心トノ間ニ味有ベシ此文曲サニ木ヲ植ル事ノ妙ヲ盡ス而ノ只木ヲ植ル許リノ爲ニ作ルニハ非ズ民ヲ治ムル上ノ事ヲ説ク爲也柳文註孫曰姓郭號橐駝馬類也背肉似橐故以名之黃曰事有可觸類而長者聞鮮牛得養生問鑄金而得治人爲天下之道與牧馬何異牧民之道以牧羊而知橐駝傳宜其有爲而作也橐音託駝徒何切黃氏曰鈔六十郭橐駝傳戒煩苛之擾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橐音託駝音陀病痿隆然伏行橐音託駝音陀

古文讀解卷十四

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其善名我田因捨其名亦自謂索駝云

郭公氏也其名初八何ト云ツル事ヲ不知。僕ヲ病テ腰曲ニリ背高ク成テ伏テ行儂。柳文作瘦韓曰釈文。瘦。偻疾。セカ。ミルト讀。今俗ニセム。シ上云仰ク事ナラヌ病也。隆。公高也。コシモリト高キ貌也。索駝。山海經曰。號山陽光之山。其獸多索駝。若流沙日行二百里。負千斤。韻會外國圖云。大人國人長一丈五尺。好騎駝。駝陸佃云。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背有肉鞍如峯。葉煙直上。如狼煙。杜詩。駝背錦模糊。謂馬似索駝也。張華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步千餘里。中無水。時伏流。處人不能知。皆乘索駝。知水脈。遇停不肯行。以足踢地。人於路處掘之。得水。又曰。流沙數百里。夏日多熱風。爲行路之患。其風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預鳴而聚之。埋其口於沙中。人以爲候。即以鹽擁鼻口。其風迅速。

須臾即過。不爾則至危。斃。郭ガ背索駝ト云馬ニ似タリ。故ニ其所ノ人名付テ索駝ト云。索。公ラク口也。駝。公今ノ世ニロトウト云物也。背ニ肉鞍有テ索ニ似タリ。力強クシテ千斤ヲ負。人ノ背曲リタル体。此獸ニ似タリ。郭是ヲ聞テ駝ト名付ル事甚タ能。我ニ相當セリト云テ。因テ其本ノ名ヲ捨テ。自ラ亦索駝ト名ノル也。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

駝ガ所居ノ鄉里ヲ豐樂鄉ト云。長安ノ都ノ西ニアリ。駝善木ヲ植ル事ヲ業トス。長安ハ唐ノ都スル所也。是ヲ西京ト云。又西都トモ云。班固西都賦曰。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淇河涇渭之川。

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

豪。英也。強也。豪家。公官位アル歴歴ノ家也。鬪財貨。豐カナル人也。養。準也。視。廣韻比也。效也。長安ノ豪

家富人駝ガ木ヲ植ルト上手ナル事ヲ聞及テ遊覽見物ニ其外果子ヲ賣ル者皆我先ニト争フテ駝ヲ迎ヘ入テ念比ニ其植ル所ニ似せ效フ也

駝所種樹或遷徒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

駝ガ植タル所ノ木ハ若移シ易ル事アレ共能活著テ大キニ茂リ早ク實ノリテ多クアリ他人伺ヒ效フテ植レ共駝ニ如者ナシ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釋〕本集註乳化曰一音字又津之切尚書鳥獸孳尾說文汲汲生也其植様ヲ問者アレバ駝谷ヘテ云

我能木ヲレテ長生ニ孳殖セシムルニハ非ス只木ノ自然ニ順フテ其生スル性ヲ遂シムルト也人其ヲ少シモイロハズシテ自ラナルヲ天ト云致公至也來路ヲ推開テ自ラ至ラシムル義也史記扁鵲傳越人我非能生也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

若棄_子之非難_弃之爲難_非真_其性得矣_天便_是性_易也所以子之也也要緊在此則其天者全而

凡ソ植木ノ性其本ハ曲ニズシテ舒ニ事ヲ欲ス其培フ事ハ口クニ平カナラシ事ヲ欲ス其土ハ元ノ故キ土ヲ欲ス其根際ヲ築固メテ密ニシテ疎ガラシ事ヲ欲ス如此シテ後ニ木ヲ動ス事勿レ案シ慮ル事勿レ氣

遺スナト也。已ニ植テ其ヲ立テ去テ顧ミズ。其植ル時ハ子ヲ育フ如クスベシ。其打置事ハ弃ルカ如クニシテ再ビイロヒナブルベカラスト也。子之難。子ノ如クニ秘藏ガル事ハ仕難キ所ニ非ス。只打弃置コトヲ成難シトス。弃テナブラヌハ欲テ其木ヲ育テ養フテ子ノ如クニスル所以也。右ノ如クニ植置ハ其木ノ自然ナル者害子ズシテ其木ノ本性不失能著テ茂リ實ルト也。此段一篇ノ簡要也。天便是。天命ハ即チ其本性也。前ニハ順木之天ト云。此ニハ天者全ト云。或ハ其性者全。而其天得トモ可善ヲ天者全ト書テ。前ノ天字ト易用フ。便チ文章ノ新ナル事ヲ見ルト也。

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

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實故蕃之故。

此故ニ駭ハ。植木ノ生長スル所ヲ害ハザル迄也能其大ニシテ茂ラシムル事アルニハ非ス其長大ニ成ハ自然

ノ性也。其ヲ害ハ子バ自ラ碩茂スル也。孟子曰。公孫丑上篇。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云云。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掘之者。云云。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云云。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洪然ノ氣ヲ養フニ忘ニ其氣ノ出來ル様ニスレバ。助長トテ樹木ノ根ヲ引拔テ昨日ヨリ今日ハ長大也ト云ガ如シ。卻テ其木ヲ害フ也。久シク義理ニ違ハ子バ。心ニ愧ル事ナキ所ヨリ。洪然ノ氣自ラ生ス。是ヲ勿助長ト云也。不抑。斲其實ノル事ヲ抑ヘ耗サバ。ル迄也能早ク實ノリテ蕃多ニスル事アルニハ非ス。木茂レバ必ス實ノリテ多キ也。應上文。此段上ノ碩茂。蚤實。以蕃ノ句ニ相應ス。故蕃。上ノ故ハ。心有テ強テスルヲ云。蚤而蕃之ハ無理ニ木ノ實ノ早ク成テ。多キ様ニセントスル也。但シ此注ノ上ノ二缺文有二歟。一本ニ以蕃之故ニ作ル。是ニテハ通スヘシ。

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

不及焉

不順其性之反

他人ノ木ヲ植ル者ハ腕ガ如クニスル事能ハズ根ヲ曲メテ土ヲ取換其培フ事若過ザレハ必ス不及木ヲ植ルニモ能道理ニ合フ事ヲ中トス其中ヲ過ルモ惡ク中ニ及バザルモ亦惡シ不順上ノ順木之天下云ト相反ス是木ノ天性ニ逆フ者也反ハウラハラナルヲ云ソムクト訓ス

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與前相反日視

而暮撫已去而復顧

苟有能苟ハ苟且苟簡猶言聊且也イサハカニ粗忽ニスル義也又若如ノ義モ有歟言心ハ若聊カモ前ノ木ヲ植ル道理ニ反ク者ハ又其木ヲ愛シテ太ハダ慈恩アリ秘藏過タルヲ云著ニシキカト憂ヘテ太ハダ勤ム撫ツ控ツイロフヲ云與前相反上ノ植木之性其本欲舒ト云段ノ反也日視愛シ過シ憂ヘ

過ス者ハ植木ノ著サルヤトテ朝ニ往テ見夕ニ往テ撫摩リ已ニ其木ノ傍ヲ去テ又寄テ見ルト也

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

木之性日以離矣

形容助長之病如親見

植木ヲ愛シ憂ル者ノ中ニ殊ニ甚キ者ハ其木ノ肌ニ爪形ヲ入テ生付タルヤ枯タルヤト驗ム驗ハ其證據ヲ考ルヲ云又或ハ其木ヲ揺カシテ根ト土ト疎タルヤ密シタルヤト觀ル也如此スル故ニ木ノ生氣日々ニ離レ去テ終ニ枯ル也形容此段助長ノ惡キ事ヲ形ドリ云コト自ノ前ニ親シク見ルガ如シト也

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

上ノ他人ノ木ヲ植ル如クニスレバ木ヲ愛スト云ト云共實ニハ卻テ木ヲ害フ又木ヲ憂フト云上云共實ニハ

御テ木ノ讎ト成故ニ他人ハ駝ニ不若也此外ニハ
駝又可爲事アラスト也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

木ヲ植ル事ヲ問者素駝カ道ヲ以テ官ニ居テ政ヲ
治ル者ニ移シテ用ヒバ善シカト也理說文治玉也徐
日物之脈理惟玉最密故从玉治玉治民皆日理
廣韻料理也萬里曰治理通用之唐高祖諱日治
故避之曰理今案スルニ唐高祖姓ハ李氏名ハ淵其
次子太宗名ハ世民太宗第九ノ子高宗諱ハ治字
ハ爲善
是也

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
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

駝答テ云様ニハ我只木ヲ植ル事ヲ知ノ也天下國
家ヲ治ムルノ道ハ我作業ニ非ス然レ共我郷里ニ居テ

人ニ長タル者ヲ見レバ好テ其命令下知ヲ煩數ニシ
ケス民ノ惡ヲセヌ様ニト甚タ哀憐スルガ如クナレ共
御テ卒ニ罪禍ニ陷ル也老子ノ治大國如烹小鮮ト
云語參考シテ見ルヘシ羅山曰長人トハ大小ニ不依
主ト成君ト成者ヲ云リ愚案スルニ長ハ君長ノ義ニ
テラサト訓ス若ハ長民トモ云ベキヲ長人ト云ハ太宗
ノ諱世民ト云故ニ避テ如此云事モ有ヘキ歟下ノ養
人術ト云ト合セ見ヨ長人ノ字ハ左傳ニアリ

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繰
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如此便煩擾了
迂云句法字法

皆好

朝夕代官ノ下ニアル小奉行役人來テ里中ニ呼ハツテ
云公方ヨリ下知アリ汝カ耕作ヲ促カニセヨ汝カ桑麻
ヲ植ル事ヲ勉メヨ汝カ田刈事ヲ催セ早ク汝カ蚕ヲ
飼テ其繭ノ緒ヲ繰レ汝カ絹ヲ織レ汝カ幼少ナル子

ヲ育テヨ。汝カ雞豚ヲ生長セシメヨト責ル促催促。モ
ヨラシ急ク也勸呼上切勉也督音篤董也責也又催
趨也タバスト訓ス。今ハモヨフス心アリ綱本集註韓曰
線謂繹爾爲絲繹絲口也縷線也孩幼雅也孟子
孩提之童一三二歲小兒知孩笑可提抱者字養育
スルヲ云遂達也トトグル云此ニテハ生長シ遂ル也
羅山曰雞ヤ豚ヲ牧テ多ク成マウニセヨト也如如此
如如此民ニ勉メ勸ムルハ好事ナレ共餘リニセハシフニ
テ卻テ民ヲ煩ハシ乱ル也周公旦ノ攝政シ給フ時
ニ晝爾干晝爾索縛ト命シ給ヘルハ民ノ由斷懈
怠ナキ爲ニ課セラル迄也今ハ責ハタリテ嚴密ニ催
促スル也迂迂曰句法官官命ノ下ノ二句ハ皆ニテ字ツ
也其下ノ二句ハ四字ツニテ二ツノ蚤字ヲ用フ其下
ノ二句ハ四字ツニテ幼孩雞豚ト續ケテ云又爾字
而字并ニ促最督線字遂及ヒ耕植獲緒縷ナドノ字
ヲ用フ句法字法皆好

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饗以勞吏者

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論語先進篇鳴鼓攻之擊木擊折也拍子木ヲ打也具本集作輟饗飧孟子滕文公上篇饗飧而治饗於用切熟食又朝食日饗夕食日飧勞慰也右ニ云如クニ呼ハリフテ大鼓ヲ鳴シテ民ヲ集メ木ヲ拍テ民ヲ呼百姓小人共饗ヲ具ヘテ其吏ヲモテナレ御辛勞也ト云テ馳走スレバ少シモ暇手透ラ不得而ルニ又何ヲ以テカ民ノ生育ヲ多クシ民ノ性情ヲ安定センヤ故ニ民皆疲レ苦シミニテ卻テ又其所作ヲ怠ル如此ナル時ハ駝ガ木ヲ植ル事ヲ業トスルト相似タル所アル乎ト云

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園本集作囹注曰。一作囹也。本集無之。註曰。一有也。字問者。駝ガ云。コトヲ聞テ喜テ。亦善ラスヤ。我ハ只木ヲ養フ事ヲ問ツル。思ノ外ニ民ヲ養フノ道ヲ得タリ。此事ヲ語リ傳ヘテ。官人ノ戒メトセント也。官人ヲ治メテ政ヲスル者也。

讀孟嘗君傳

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君變姓名。夜半

下坐者。能爲雞鳴。於是群雞皆鳴。遂出關。

史記列傳十五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云云。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皈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不得還。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辭。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狐。以

古文讀解卷十四
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
姬爲言昭王昭王親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
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悔
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至關
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
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如食頃秦追
果至關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
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
自是後客皆服孟嘗君云云王安石此傳ヲ讀テ
此文ヲ作ル也○萬里曰此篇三段自篇首至之秦
第一段自嗟乎至得士第
二段自不然至末第三段

王荆公

宋史列傳八十六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
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
不經意旣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輩携以示
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云云神宗召爲

翰林學士熙寧二年拜參知政事於是設制置三
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叔之同領之安石
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
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
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八年加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其後封舒國公元豐二年復拜左
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權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
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文荆
公公極惡ノ人也神宗ノ猜隘哲宗ノ愚懦ニ遇テ其
姦黠ヲ恣ニス詳ニ通鑑綱目綱鑑補等ノ書ニ見
ヘタリ○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
東諸郡皆有之百官餞荆公於城外劉貢父後至
追之不及見其行榻上有書屏因書一絕以寄
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然相公惟有蝗虫
偏感德文隨
台旆過江東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

脱於虎豹之秦

世ニ云傳ルハ孟嘗君能士ヲ招得タリ是ニ因テ天下ノ士多ク來テ孟嘗君ニ隨フ果シテ其士ノカヲ得テ虎豹ノ秦ヲ免レタリ秦ノ國仁義ヲ不知只暴虐ナル故ニ虎狼ノ國ト云也虎豹ノ國トモアリ孟嘗君傳其外史記ノ中ニ多シ又漢書賈山傳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秦食諸侯并吞海内而不驚禮義故天殃已加矣是迄ハ世間ニ稱スル所ノ孟嘗君ガ上サ也孟嘗君天下ノ士ヲ招キテ毎日二千人程集リテ食スル也食客三千人トハ是也其秦ニ往時ニ秦ノ昭王是ヲ囚ヘテ殺サントス其客ノ中ニ狗ノ眞似ヲスル者アリ夜狗ノ体ニ成テ秦ノ藏ニ入狐白裘ヲ盜ニ出シテ秦王ノ寵愛ノ女房ニ遺リ其二云成ニ因テ孟嘗君ヲ免ス孟嘗君即千私ニ夜ニ紛レテ急キ車馬ヲ馳出シテ夜半ニ函谷關ニ至ル關ノ法度ニ雞鳴子バ人ヲ通サス孟嘗君ガ客ノ中ニ雞ノ鳴マ子ヲスル者アリ其ヲシテ時ヲウタハシム一雞已ニ鳴ケバ諸ノ雞皆鳴

門番常ノ雞鳴也ト思ヒテ孟嘗君ヲ通ス昭王後悔シテ人ヲ遣ハシ見セシムレバ早旅宿ニ不居依テ急ニ追カケシメテ關ニ來レバ孟嘗君已ニ關ヲ出去又孟嘗君ガ士ノカヲ得テ恐レキ虎豹ノ如クナル秦ヲ脱出鱗ノ口ヲ逃レタリト云也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爲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太史公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禮記玉藻曰君衣狐白裘注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

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

是ヨリ荆公ガ史記ノ孟嘗君ガ傳ヲ讀テ我意趣ヲ云述ル也荆公嗟乎ト嘆息シテ云世間ニ孟嘗君能士ヲ得ルト云其左様ニハ非ス只雞鳴狗吠ノ者ノ勝レタル也何ゾ士ヲ得タリト云ニヤ士ト云ハ學問シテ道德仁義ヲ知行ヒ君ヲ佐ケ政ヲ修メ民ヲ救フテ安カラシムル者也雞鳴狗吠ハ盜賊ノオアル類ナルヘシ雄東方朔傳滑稽之雄平師古曰雄謂爲之長師也

不然ハカレシキ擅齊之強得テ一士焉ツ宜ク以南面ヲ而制秦ヲ尚取ラ雞鳴狗吠之力ヲ哉

〔不然〕俗語ニ無左ハト云意雞鳴狗吠ニ非ズレテ其實ニ善士ヲ得ルナラバト也孟嘗君大國ノ齊ノ強ヲ我ニハスルカラハ一人ノ士ヲ得テモ南面ノ君ト成テ秦ヲ制服スベシ秦ニ制セラルベカラス何故ニ雞鳴狗吠ノ力ヲ取及ニヤ喻バ伊尹傳說太公ナドモ是士也湯王高宗文王武王是ヲ得テ天下ヲ治メ給ヘリ戰國孟嘗君士ヲ得タリト云ベカラス若其士アリトモ孟嘗君用ル事能ハジト也南面論語雍也篇集註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制増韻御也廣韻勝也

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此一轉筆力健

此篇立意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

脫トキ夫子於劍銘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

雞鳴狗吠ノ輩ノ孟嘗君ガ門ニ來テ出入スルハ即チ善士ノ至ラザル所以也所以公故也但シ今ハ俗語ニ其筭ト云心也善士ハ賢人君子也雞鳴狗吠ノ者ト大キニ異也孟嘗君ガ身雞鳴狗吠ノ首ラタル者ナレバ雞鳴狗吠ノ輩ハ多ク來レ共天下ノ善士ハ一人モ不來此一轉文章軌範謝疊山云筆力簡而健然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云云上ニ嗟乎一言得士ト云テ此ニテ一轉シテ不然ト云ル筆力健カニシテ弱マズト也謝云此篇ノ意ヲ設クル事前代人ノ語ニ本ツキ述タリト也祖述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朱子註祖述者遠宗其道前言易大畜前言往行疏曰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云云韓文公此祭文韓文公卷ニアリ此ニ所引ハ其略也嬴氏ハ秦ノ姓也失鹿ハ天下ヲ失フニ喻フ史記淮陰侯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

之注曰鹿喻君道也得一士史記田橫初爲漢將灌嬰敗於垓下亡梁敗彭越高祖卽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橫後有亂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厩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頸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橫旣葬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齊ノ田橫上云者秦ノ乱ニ兵ヲ起シテ齊ヲ取又天下ヲモ望メリ若善士ヲ得タラバ王ト成ヘシ然ルニ高祖ト戰ヒ負テ海島ヘ逃ル高祖使ヲ以テ横ヲ赦サント云時横カ兵五百餘人アリ横漢ノ使者ト同道シテ降參ス路次ニテ横ニ云様ハ我生テ高祖ニ見ヘシハ本意ニ非スト云テ自ラ頸ヲ刎テ其客ニ渡シ高祖ノ使ニ遣シム島ニ殘レル五百人ノ兵共モ横カ死タル事ヲ聞テ皆盡ク自害ス高祖横カ首ヲ見テ淚ヲ流シテ王者ノ禮義ヲ以テ葬ラル此ニ云ハ横カ兵五百人多ケレ共ニ空シク横ヲ死ニ免レシムル事能ハス擾々ハ多也夫子ハ横ヲ云也韓文注鉞刃也横

カ死ヌルハ其寶トスル所ノ兵皆賢人ニ非ル歟抑又天命ノ定レル運ノ常歟ト也荆公此退之ガ文ノ意ヲ承テ其詞ノ中ヨリ變化シテ書出ス也退之ハ得一士可王ト云此ニハ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ト云

古文眞寶諺解大成卷之十四

